



## 圣诗与我(二)

文 / 周丁非比

我一直误以为生命得以如此理所当然地走下去，经历了五十一年岁月，同行之日，虽走过不少流泪谷，但我们早已融入了对方之生命合而为一，相互激励，彼此扶持。2006年初，就在我们欢欢喜喜地筹备共庆金婚之际，他竟病得那么突然，恶化地那么快速。记得2005年我俩被邀返菲律宾所牧养过的教会庆祝建堂40周年，外甥还特地带我俩去订制菲式礼服，就为了2006年，我们将大大地庆祝一番，所要穿戴的。后来我在祷告中看到想荣耀自己的成分高于荣耀神。当我跟他谈起，他说也有同感，于是我们向主认罪，并同唱“信靠顺服——若要得着主喜悦，只有信靠顺服。”

婚前小巧的我，没想到会胖到150磅，想尽办法减肥，却永难成功，没觉察为了照顾他逐渐掉了30磅，我永不曾忘记，婚礼跪下祷告时之誓言，无论祸福，不论健康或病痛永不离弃，除非“死”使我们分离。有近两年的时间，每天24小时，随时随地照顾他，帮他洗便溺，一天七次用胃管喂他食物，我从不嫌烦，或感痛苦，因为我始终不只把他当成我的丈夫，更尊他为牧师，服侍主仆人就是服侍主。我感到光荣。

经多少人催逼，我进医院检查，终于宣布我得了胰腺癌。真是如中了奖，我竟会平静地微笑。医生误以为我听不懂英语。啊是主将他所赐的平安赐给了我。我时时唱“平安有时如宁静河环绕我，悲伤有时如大风浪，不论何境遇主都教我深知，我心宁可安宁”。

2007年一月底，牧师的胃管拿掉，开始能用嘴自食；二月我被宣告得了癌，二月二十日进医院开刀，被宣布为第三期癌细胞已扩散至

淋巴，手术后，因不能吞食，又加上发炎，再入院开刀。我从150磅降至95磅，计划的放疗与化疗，均因我身体太弱而医生未敢替我作，医生暗示家人，从各处得来的资料，我知自己活不过半年，而牧师却天天在复原。但他经常陷在沉睡中，我看他沉重的呼吸，只有心痛地陪着他，盼他能感受我的爱。“你知道我爱你吗？”我总是这样问，“我知道。”他总是这样答。

苦难虽如排山倒海临到，但我祈求神不让我方寸大乱。我更求主让我不能走在牧师之前。他是老式的中国丈夫，三餐都需我准备，端到他面前，否则他就不知如何生活！没有想到逐渐在康复的他，却在2007年的8月22日晚上突然脑中风，眼不能睁开，不能说话，神志尚清楚。但第二天开始就神志不清，26日再次中风就成植物人。我们答应医院不强救了，拔起一切救生管，27日凌晨1时45分被主接回天家。算算时日我开刀后已满半年，想再相见之日已指日可待。“我以亲爱主牵我手，领我走，我疲倦，我软弱，我苦愁，经风暴过黑夜，求领我进光明，亲爱主，牵我手到天庭”及他最喜爱的“祢真伟大”的诗歌送别。因答应捐赠可用器官及眼角膜，他很快地被推入开刀房。因发病的突然，他连说“再见”的机会也没给我，有一阵子，我误以为自己活在梦中。

**耶和华是我的牧者**  
The Lord Is My Shepherd  
(Twenty Third Psalm)

5 4 | 3 2 6 1 - | 2 5 3 2 1 - | 5 5 6 5 4 - | 5 6 1 6 5 - |

1. 耶 和 华 是 我 的 牧 者 我 必 不 至 缺 乏  
2. 我 虽 然 行 过 死 荫 的 幽 谷 也 不 怕 遭 害 因 为 祢 随 着 我  
3. 我 一 生 一 世 我 一 生 一 世 必 有 恩 惠 慈 爱 随 着 我

6 2 1 6 5 - | 5 5 6 5 4 - | 5 6 1 6 5 5 3 | 2 2 6 1 - |

他 使 我 躺 卧 在 青 草 地 上 领 我 在 可 安 歇 的 水 边  
与 我 同 在 祢 的 杖 下 祢 的 羊 圈 都 安 慰 我  
我 一 生 一 世 我 一 生 一 世 必 有 恩 惠 慈 爱 随 着 我

2 5 3 2 1 1 2 2 | 1 2 1 6 5 - | 4 4 6 5 5 | 6 1 6 1

他 使 我 的 灵 魂 醒 醒 为 自 己 的 名 引 导 我 走  
在 我 敌 人 面 前 祢 为 我 摆 设 筵 席 祢 用 油 膏 了 我  
必 有 恩 惠 慈 爱 随 着 我 我 且 要 住 在 耶 和 华 的

2 2 | 5 6 1 2 2 | 5 5 4 5 6 6 | 6 5 6 5 6 1 | 2 - ||

义 路 为 自 己 的 名 引 导 我 走 义 路 引 导 我 走 义 路  
头 使 我 的 福 杯 满 溢 我 的 福 杯 满 溢  
殿 中 我 且 要 住 在 耶 和 华 的 殿 中 直 到 永 远

在他的追思礼拜中，强忍刺心之痛，我竟成功地唱完了“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”。虽然诗班的弟兄姊妹们预备我若哭泣唱不下去时，打算替我接下去。那么长时间的煎熬失眠，在他进院的第二天又跌裂了末脊椎骨，我口腔多处破裂，喉咙痛，但三个孩子都要我唱，因知那诗歌是我为他预备庆金婚喜将同唱之诗歌。我怕开口解释会泣不成声，只在内心默祷：“主帮助我，得祢满意就好，不管我唱好唱坏，祢知道我心意就好。”

十一月回到台湾，十二月在追踪检查中发现胆管肿，医生建议化疗。从2008年一月开始经十次化疗，历经苦痛煎熬，七月初完成了化疗。因我家老大学信要搬去高雄担任圣光神学院院长，我在26日就回美国。之后有两三个月之久我不能看或摸他曾用过的任何东西，我才真正意识到“寡妇”这称谓之可怕（更因每次看医生都须填一大堆表格，已婚否等等）。我明白老了都不免有这样的遭遇，但心里还是觉得不好过，仍然感到阵阵痛楚。

大屋里一人冷冷清清，我常怔怔地坐着发呆，心情矛盾而神志昏乱，在这矛盾和昏乱中，无法把握自己的思想，只觉得每根神经都像绷紧的琴弦，马上就会断裂。那时我就忆起自小最爱唱的一首诗歌：“求主领我免走错”，就如那副歌“领我，领我，求主领我免走错，时刻训悔常保守，一路引领到天家”。

回美后一直进出医院作各种检查，因医生总敏感地联想到我肚痛，头痛，骨头痛，可能癌细胞已转移到那些地方。结果证明，那些地方都已没有任何癌细胞了。感谢神，全然医治了我。现在我常唱的是“感谢神，赐路旁玫瑰，感谢神，玫瑰有刺。”真的满心感谢神，我虽经历了此生最难以忍受的风暴，可是我始终没有被彻底击倒。重新被修剪雕琢，神突如其来来的操练，肉身的癌症，心灵的创伤，在大能的医生耶稣手中也得了医治。想到主耶稣选择如此委屈之方式道成肉身，一生卑微，还在悲惨十架酷刑画下人生句点。我这立志跟随他的人，怎能拒绝和他一同受苦呢？感谢爱我的主把更大更难的试炼放在我的生命中，为的是炼净我，修剪我，使我生命更加纯全。我这被拾回被主重新救活的生命，外体虽然渐渐衰败，但心灵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渴望余生之年活得更比以前更加精彩，更有盼望。现在我常唱的诗是——我知谁掌管明天，“我不知明天的道路，或遭遇生活苦楚，但那位养活麻雀者，他必然也看顾我。他是我旅途的良伴，或经过水

火之灾，但救主必与我同在，他宝血把我遮盖。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识透，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也知谁牵我手。”

我九月将返台湾定居，是否有机会再返圣路易是未知数，就如我对欧洲弟兄姊妹们常说的“主若许可”，或在地，或在天家，相见必有期，请仍在祷告中纪念我。我现颈椎，脊椎，末椎均有问题，白内障使我晚上视线模糊，因此晚上尽量避免出门。是主给我机会，除了唱诗，也常有会亲近主，就如牧师在世时，每日一早跪下，按通讯录，一一为众弟兄姊妹祷告。我常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不认识他们，祢认识，我不知他们的需要，祢知道。求主按祢的旨意引领，教导及供给。”我会唱“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，主为良师常指导你，主为牧人常养护你，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”



周丁非比是圣路易斯华人教会的老师母，将于九月份返居台湾

### 重要启事

圣路易斯华人基督教会(St. Loui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)将于**九月六日**开始变更主日聚会时间:

**9: 30AM - 10: 50AM**  
中文崇拜, 儿童主日学及英文主日学

**11: 10AM -12: 30AM**  
英文崇拜、儿童崇拜及中文主日学

若有任何疑问, 请与周宇定牧师联系 (636-346-7891)